匣中海

■吴碧云

月亮升起来的时候,祖母正坐在院子里剥豆子。青白的豆壳轻轻落进竹匾,细碎沙沙,像潮水缓缓退去,细沙在浪底悄悄翻了一个身。

我搬来矮凳挨着她坐下。这是我们长久以来的默契,挨得近近的,不必多说一句话。她垂着眼剥豆,指尖起落间,豆荚应声绽开;我抬眼望月,一轮圆月嵌在桂花树疏朗的枝丫间,温润光亮,像一枚被岁月反复摩挲、洗得洁白的银圆,静静悬在天幕,替世间许多人,妥帖收好心底藏着的秘密。

“城里那边,天热不热?”祖母忽然开口。

她总爱问这样没头没尾的话。我轻轻应了一声,说城里常年开着空调,不怎么热。她便不再言语,指尖继续捻开豆荚。我心里清楚,这句问话只是外壳,底下藏了她惦念半生的海。

祖母是从深山里嫁过来的。群山一圈圈箍住村落,望不到尽头。她听一个出海的邻居讲起浪涛、沙滩与咸风,一颗心就落进了海里。那时候山里穷,去海边要转两趟车,车费昂贵,家里生活拮据。于是她悄悄谋划:每天清晨多摘一篮野菌,赶集卖掉,鸡蛋也舍不得吃,零钱卷成细卷,塞在灶台上方墙洞的陶罐里。她托邻居画了一幅海的模样,画上是歪歪扭扭的铅笔画,她揣在衣兜,白日干活,夜里就借着油灯看。那一年,她十七岁。

一切都打算好了,等秋收卖了稻谷,凑够最后一笔钱,就跟着邻村三个妇人结伴出发。出发前三天,祖父上山砍柴,踩空摔断了腿。陶罐里攒下的所有钱,都换成了草药和膏药。车票没了,海也远了。后来父亲出生,家务农活层层压上来,她把那幅画折成小小的方块,收进木匣,嘴上再也不提“海”字。

她房间木柜顶上,搁着一只带铜锁的小木匣。我总缠着她打开,她只笑着摇头,开锁给我看:匣子里静静躺着一枚螺壳,浅黄泛白,边缘被摸得温润。是当年那个出海的邻居送她的。祖母把螺壳贴到我耳边,轻声说:“听,这是海的声音。”

我去外地读书,第一次见到大海。礁石之下白浪翻滚,咸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。我想起祖母,想起墙洞里的陶罐、泛黄的画、夜夜聆听的螺壳。我蹲下,捧起一捧海水,咸涩冲进鼻腔,眼泪一下子落下来。我在礁石边许诺:等我站稳脚跟,一定回来接她,亲自带她看海。我要扶着她踩进浅海,让海水漫过她布满老茧的双脚。

春节回家,我把一块光滑的海卵石递到她手里。月光下,她反复摩挲石头,声音很轻:“大海里,有这样好看的东西吗?”

“是的,奶奶,大海有好多好看的东西,数都数不过来。”我趁机开口,“等明年暑假,我带你去。路程我查好了,坐平稳的大巴,海边民宿离沙滩很近,不累。”

祖母的眼睛猛地亮了,那是我很少见到的光彩。可片刻之后,光亮又慢慢沉下去。她还是摆手:“我老了,怕给你添麻烦。”但我知道她动心了。接下来的日子,我做攻略:避开台风季,挑春天去;提前联系海边民宿,住一楼,不用爬楼梯;备好晕车药、薄外套、折叠小板凳。我甚至和海边的朋友说好,到时候帮我们找一片人少安静的沙滩。祖母嘴上不说,可我撞见她好几次,悄悄打开木匣,把螺壳、画、海卵石摆在一起,静静地站在那看很久。



人生海海。 李赞哲 摄

之后几年,我辗转多地,看过各式各样的海。每一次站在海边,我都会想象她站在我身侧的样子。可生活总有阻滞:实习加班、换工作、异地奔波,约定一推再推。祖母的身体一年比一年弱,膝盖疼得厉害,走不远,记性也慢慢消退。有一次我回乡,兴冲冲提起看海,她愣了许久,才缓缓摇头:“我怕是走不动咯。”那句话轻飘飘的,压得我心口发闷。我不甘心,依旧悄悄保留着那份行程清单,总觉得还有机会。

中秋,我回乡,陪着她在庭院望月。祖母已经很老了,眼睛昏花,可剥豆子的手依旧稳当。圆月还是旧时模样,清辉洒满整个庭院,四下亮得柔和。“你见过那么多海。”她慢慢停下手里的动作,侧过头看我,“那你有没有想过,每个人心里,都藏着一片海?”我一时怔住。她不曾读过多少书,一辈子困在乡下,鲜少远行,简简单单一句话,恰好戳中我无数次伫立海边时,无从言说的心事。“从前拼了命,想亲眼去看一看。”她声音轻轻的,带着一点怅然,“后来知道,大抵是去不成了。在山里过日子,也像守着一片海。我想海那么大,容得下欢喜,也接得住委屈。你父亲小时候受了委屈哭,我就同他讲,眼泪也是咸的,但凡咸的,都归大海收着。”话音落,她重新拾起豆荚。豆壳簌簌落进竹匾,声响轻柔,酷似潮声。

我久久无言,想着等来年春天,无论如何都要把她接走。谁料入冬之后,她一病不起。那个看海的约定,终究落空。送走祖母,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冬夜。整理遗物时,父亲取下木柜顶上的匣子,拧开铜锁。螺壳安放,海卵石静静靠着它,底下压着那张泛黄的画。画的旁边,是我早年寄回家的信,纸上那句“奶奶,我见到大海了,又大又蓝,和你想象里的一样好看”,字迹已经微微洇开,像浸过水,又或是其他的什么。

我拿起那枚螺壳贴在耳边。我似乎听懂了这份沉甸甸的遗憾。她攒钱、期盼、等待,把一生的向往都收进木匣,直到最后,也没能踏上沙滩。她的海,锁在匣中;而我的海,是一份没能兑现的承诺,咸苦翻涌,漫过心口。

故园海棠

■邢贞乐

船靠岸时,陈景华的脚刚踏上码头的青石板,身子便晃了一晃。

是故土的风太沉,还是南洋的日头太烈,他分不清。六十年了,骨头里浸透了热带雨林的潮气,此刻却被这一缕故乡的海风吹得发软。掌心攥着的藤箱磨得皮肤生疼——箱里装着橡胶园的地契、一叠美金,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的女子留着齐耳短发,眉眼温顺。

那是他的发妻,符婉馨。

那年,他二十出头,因家里穷,心口像压了一块磨盘。听说村子里有人去南洋,他心一横,对婉馨说:“我出去闯,闯出名堂就回来接你。”婉馨没哭,只连夜缝了件粗布长衫,塞了半袋干粮。村口那棵海棠树下,她站成了一尊影,望着他的小舢板渐渐融进海平面的夜色,一句话也没有。

这一去,便是六十年。

南洋的风是黏的,裹着橡胶树汁液的气息,夜夜粘在皮肤上。他从码头苦力做起,扛过比人高的货箱,睡过漏雨的工棚,发过高烧,在疟疾的寒战里咬碎过牙。乱世里归乡的路断了,书信沉了海,他以为婉馨早已改嫁,或者不在了。后来,他拼出了一座橡胶园,娶了当地的娘惹,生了三儿一女,成了别人口中的“陈老爷”。可心底总空着一块,像村口那棵老海棠,年年落花,年年不落叶。

南洋的妻子贤惠,儿女孝顺。可夜深人静时,他总会梦见海南的雨,绵绵密密的,打在瓦片上;梦见婉馨站在海棠树下,还是当年的模样,不说话,只望着他笑。

如今,南洋的妻子已先他而去,儿女各自在海外成家。八十三岁了,他只剩下一个念头:回家。

循着记忆往前走,村子变了模样。新盖的楼房贴着各式瓷砖流光溢彩,村道已平整敞亮,再没有当年那些磕磕绊绊的土坷垃。唯有村口那棵老海棠还在——树皮千褶百皱,却依旧枝繁叶茂,像一把撑了半个多世纪的旧伞,荫蔽着这个小小的村落。

他颤颤巍巍走到自家老屋前。土墙青瓦,木门斑驳,竟还完好。

门虚掩着。他抬起手,指节叩在木板上,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:“婉馨……”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

走出一个老妇人。头发全白,却梳得一丝不乱;背有些驼,却挺着腰杆。她抬起眼,浑浊的目光落在他脸上,久久不动。

六十年。岁月把青涩少年刻成苍髯老翁,也把温婉少妇磨成垂暮老妪。可那双眼睛,他认得。

是婉馨。她没有哭,只是慢慢抬起手,抚上他鬓角的白发。指尖冰凉,像那年海边的夜露。

“你……回来了。”

一句话,轻得像一片落叶,却砸得他心口生疼。眼泪涌上来,滚烫地淌过沟壑纵横的脸庞。

他以为她早走了。以为这老屋早已易主。以为六十年的时光,足以把一切抹平。可她竟还在,守着这栋老屋,守着村口那棵海棠,守着一句六十年前的诺言。

“我……”他张了张嘴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,只剩下一句:“我对不住你,婉馨。我在南洋……成了家,有了儿女。”

他以为会等来怨怼,或者轻视。可婉馨只是摇了摇头。她转身进屋,端出一碗茶——兰贵人,还是他年轻时爱喝的那种。茶汤温热,氤氲着淡淡的香。

“我知道。”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,“前些年有同乡回来,带了话,说你在南洋过得好,我就放心了。”

陈景华捧着茶碗,滚烫的茶水烫不暖心底的寒。他环顾四周——一切还是他走时的样子:他用过的书桌,她那架老旧的缝纫机,墙上贴着褪色的年画。连桌上的公鸡碗,都是当年成亲时的物件。

六十年。她日日打扫,月月等候。从青丝等到白发,从春等到冬,等成了村口海棠树下一尊望夫的石头。

他在南洋享过福,受过累,有过妻儿绕膝的热闹,却从未有过此刻的悲喜交集。喜的是,半生漂泊,归来尚有发妻;悲的是,他负了她一生,让她空守了半世。

婉馨坐在他对面,细细地看着他,像要把这六十年的时光都看回来:“你瘦了。南洋的饭,不如家里的香吧?”

他再也忍不住,佝偻着背,像孩子般失声痛哭。

藤箱里的地契和美金,此刻轻如鸿毛。半生拼搏,万贯家财,抵不过故园一盏茶,抵不过老妻一句“你回来了”。

夕阳西下,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映在老屋的墙上。和六十年前那对年轻夫妻的影子,慢慢重叠。

村口的老海棠树,又落了几片新叶。风一吹,轻轻摇晃,像是在叹这半世离殇,又像是在庆这迟暮相逢。

陈景华握住婉馨枯瘦的手,紧紧地,再也不松开。

有这样一位老师

■王艺和

在华南师范大学读书时,我就听说河源市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万绿湖,万绿湖就成了我向往的地方。那年暑假,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到了万绿湖,一下车,大家都被这里美丽的风景迷住了。我们一边走,一边不停地把这里的每一幅壮观的景色用手机拍摄下来,作为纪念。走着看着,突然间,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的镜头里……

我赶紧跑过去追上那张熟悉的面孔。

她,就是我苦苦寻找整整十年的恩人。

那是我考上省城重点高中的时候,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,都在读书,我排行老大,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,全家人很高兴,尤其是父母都希望我能出人头地,为弟弟妹妹带个好头。可是,三年的学费和吃住费却让父母发愁了。我知道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孩子养大和送去上学很不容易,我忧心如焚,打算辍学。可父母坚决不同意,他们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。我的情况让我读初中时的班主任刘丽老师知道了,她亲自上门,对我父母说:一定要让我上学。临走时还留下3000元。当时我父母不肯收,但刘丽老师让我父母一定要收下,她说就当作她借给我们急用。我父母只好收下。后来我顺利地读完高中,考上了大学。我父母曾到学校找过刘丽老师还那3000块钱,可学校的老师说刘丽老师已经调走了,联系不上。在我读大学的几年里,我每月都会收到从邮局寄来1000元的汇款,汇款单上只署名:万绿湖,没有详细的通信地址。为了解开这个谜,我曾经问过邮递员,他说寄款的人要求保密。听了邮递员这么说,我更加疑惑不解。在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,父母一再叮嘱我,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刘老师,做人要懂得感恩。

真的意料不到,我却在这里见到那张熟悉的面孔。我急步走到她的身旁,叫一声:“刘丽老师!”这人本能地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,说:“你认识刘丽老师?”

“你不是刘丽老师?”我认真地注视着这张曾经熟悉的面孔。

“哦,也许你认错了人。我不是刘丽老师。你是?”

“我叫王艺和,曾经是刘丽老师的一名学生。你长得太像刘丽老师了!”

“哦,我和刘丽老师是孪生姐妹,我是她的妹妹。”

“啊!我可找到你们了!”我激动地走上前紧紧握住刘丽老师妹妹的手,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我们在“龙凤岛”一家茶馆里坐下来喝茶聊天。从刘丽老师妹妹的讲述中我才知道,我考上高中后,刘丽老师就调回家乡河源市万绿湖边一所中学任教了。这些年里,刘丽老师一直惦记着我的学业,她通过我的同学了解到我就读大学的详细通信信息,坚持不断地资助我读书。后来,刘丽老师得了胃癌,于前年去世了。刘丽老师去世之前交代她妹妹从她的存款里每月给我寄钱,继续资助我读书。

听了刘丽老师妹妹的讲述,我泪流满面……

刘丽老师的妹妹说,今天她是来这里的公墓给她姐姐扫墓的。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和满心的崇敬向着刘丽老师的墓地走去……



古村野渡。 许欢 摄

婚姻登记处的一挡

■徐宜秋

这天下着毛毛细雨,给我们郁闷的心情凭空添上了一道阴霾。我和老公一前一后走进了婚姻登记处,手里攥着那张连夜拟好的离婚协议。

走到这一步,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,全是这几年的争吵、冷战、委屈的积累,耗尽了彼此的热忱,麻木的心只剩一个念头:赶紧把婚离了,结束这段疲惫的婚姻,祈求往后能过个清静点的日子。

走进大厅,取号、叫号。今天只开了一个办事窗口,窗口不是很高,且是敞开的,没有玻璃遮挡,看着倒也格外接地气,也许是为了更亲民吧。窗口里面坐着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登记员,穿着制服、身材微胖,面无表情地办着公。

今天来办事的人不是很多,一会儿就叫到了我们。老公走上前,把身份证和手写的离婚协议递了进去。

登记员简单地翻了几页,直接原样推了出来,语气平淡且生硬:“材料不齐,户口本、结婚证、单人证件照都没有,补齐了再来办。”

老公明显急了,赶紧说道:“不是有三十天冷静期嘛,你先给登记备案,剩下的材料我们回头补过来,很快的。”

登记员压根没有理会,抬手点了下叫号器,直接叫了下一个号。

老公这几年本来就积压着委屈,加上今天一心求离的心态,我能明显感觉到老公的情绪瞬间绷不住了,声调也陡然高了几分,和登记员争执起来。登记员也生气了,从座位上站了起来,两人你一言我一语,争执之中还伸手推搡了老公一把。看到这一幕,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冲了上去,把老公挡在身后,语气坚定、强势护短:“你凭什么动手推人?你不配穿这身制服,你要立刻道歉。”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公,说道:“这婚,我们不离了。”

老公瞬间僵在原地,眼神怔怔地看着我,似乎在说:这不就是当年替我打抱不平的小姑娘吗?恍然回到多年前初见的那天。

我猜,他此刻和我想起了同一段往事。

我俩是在游览公园时认识的,当时节日里人多,老公不小心踩到了旁边陌生人的脚,老公道歉后对方却不依不饶,说的话还很刻薄。站在旁边的我,看不惯对方咄咄逼人的样子,主动挺身而出替他说了句公道话。就是这份善良果敢,让他对我动了心,分开前主动加了我的微信,最后我就成了他的妻子。

可岁月最折磨人,婚后的日子绕不开柴米油盐、琐碎家常。平淡的生活磨掉了我们所有的温柔和耐心,我们眼里再也看不到彼此的好,只剩下满身缺点。一点小事就吵得身心俱疲,一步步走到离婚的地步。

几秒的沉默后,老公眼眶有些发热,伸手紧紧抱住我,声音带着一丝沙哑,格外坚定:“不离了!我们再也不离了!”我看着眼前的老公,心里忽然透亮了。我们之间从来不是不爱了,也不是攒够了隔阂,只是生活的压力压得人急躁易怒。坏情绪堆得太久,遮住了心里最真实的情愫,我们骨子里对彼此的真情,从来都没有消失过。

大厅里等着办离婚的几个人,都安安静静看着我们,没有人说话,空气里却悄悄漫开一点暖意。

登记员也没再说话,静静看着相拥的我们。

我靠在老公怀里,心里那些拧了几年的结,突然就松开了。原来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婚姻,是被生活磨坏的情绪。还好,在彻底分开之前,我们把彼此找回来了。

随后,我们并肩转身,牵着手一步步走出了婚姻登记处的大厅……

主办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
审核: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